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王振猛

春念臭菊

家住山区，臭菊随处可见，特别是我家房前屋后长满此花，家人嫌其有碍手脚，曾想把它铲除，因我阻止，以至长得郁郁葱葱。

臭菊属菊科，它生长于大自然，植根于土壤之中，饱受大自然对它的恩赐。无需人为浇水施肥，总是默默地顽强地生长着。春天，它无意与百花争艳；夏天，一声不响地接受着草树对它的嘲讽；秋天，也不会争享人们的宠爱。只有冬天，冰天雪地，地冻天寒的时候，当百树枯萎，百花凋谢，它才迎着寒风，独自绽放枝头，黄的、白的，一朵朵、一瓣瓣争相向人们诉说着一个永恒不变的真理：冬天已经来了，春天还会远吗！菊花，不仅不畏严寒，同样不畏酷暑，记得有个夏天大旱，田里作物、山林果树枯死过半，唯独门前臭菊，它在白天炙热的阳光下，也偶尔无力地低下头来，而经过一夜露水的滋润，第二天早上，你仍可看到那绿得炫目的叶子，片片朝着太阳，仿佛在说：“你也奈何不了我吧！”显得如此生机，让人羡慕。

臭菊，并非会放出恶臭之气来，而是如果你不小心碰撞了它，身上、手上便会带有一股淡淡的臭味，臭菊大概因此而得名吧（没有考究）。其实此臭不同于血肉之腥臭，反而能提神醒脑，要是夜间伏案工作累了，只要在臭菊前略站一会儿，便觉得多么爽心。因此，我移植一株于花盆，置于小妹栽种的花丛之中，不想小妹却认为受了污染，要求搬走，我只求她在照顾

百花之际顺手为我那株臭菊操劳一下而已。经我妥协，置于远远的。然而小妹怕身手沾其恶臭，常常故意忘了它，我只好自己动手。一次外出多个月，回来它已枯死，对着枯死的臭菊，我只觉得有种负罪感，真是我不杀伯仁，伯仁却因我而死，要是我没有移植于花盆，它吸取大自然的山川灵气，该长得多么繁茂啊。我恶声恶气地对小妹唬吼一通，小妹不无委屈地要为我重栽一株。想想自己没空长呆家中，也就算了，因此空留着那个花盆。

臭菊是属于大自然的，是大自然铸成了它独特的个性：虽无清香四溢，但骨却傲；虽非名贵花卉，但性却奇。

王燕婷

知己一人谁是？已矣

静谧的夜空中，一颗流星倏忽间划过天际，殒落天边。

“唉！”文的生命深处荡过风吹落叶般的叹息。文拿起手机，摁下了一行字：“你是一颗流星，在我眼前一闪而过；你是一颗恒星，永远留在我心中。”把字发给了真，然后，骑上摩托，头也不回地离开了真的村庄。

……

去年农历十月中旬的一个月色如水的晚上，老大不小的文被家人逼着去相亲。原本只打算过过场的文竟然对那位姑娘真一见钟情，也许是因为她有一双清澈见底的明眸，也许是因为她的言谈举止落落大方，也许是因为她浅笑盈盈……回家后，文在自家庭院里独自呆坐了很久。那晚月圆如画，文竟失眠了。

由于地域差异，文和真无法经常见面。因此，文的电话费一路飙升，他们的感情自然也就水涨船高，日益笃厚。

两个月后的一个晚上，喝了朋友的喜酒回来后，文借着酒劲向真求婚：“嫁给我吧！”说完，脸上已腾起了“火烧云”，胸口也“咚咚咚”地急跳着。顿了好一会儿，真似嗔似怨地说：“哦，这么简单啊？”文深情地说：“我会再向你求婚的！”后来，文在“天时、地利、人和”的情况下又陆陆续续地向真求了九次婚，真也在最后一次时答应了。此时，文双眼涵着泪花：过时老土的求婚方式竟也如此的圣洁，一介老实木讷的教书匠情到深处时，竟也有如此的浪漫与执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情人节那天，阳光明媚，春风和煦，文与真幸福地携手出游。路上，文变着法戏赠给心上人玫瑰、巧克力、布娃娃时，也郑重地承诺会全心呵护真一生的幸福。

可是，一个月后的一天，真在电话里提出了分手。文痛心地质问原因，真却闪烁其词。文知道，爱一个人是没有理由的，而不爱一个人却可以有千万种理由。“拿得起放得下”的铮铮汉子禁不住泪雨婆娑，“情到深处无怨尤”的他也禁不住一次又一次地想她，一遍又一遍地拨打那个没人接的熟悉的号码，一趟又一趟地在曾经的小路上追寻着她的气息……

叶丽梅

雨夜随感

此时此刻的我，坐在灯下，望着淅淅沥沥的雨不停地敲打地面，四周的一切都笼在夜里，使我不由得想起“惆怅此情难寄”。

步入社会已有两年了，对此我不知是该庆幸还是埋怨。有人说：当教师清闲。确实，但只有身临其中，才明了这是“无聊”。整天泡在学生、教室、作业堆中进行周而复始的轨迹，还时不时经受“外来的侵扰” ——学生打架，家长滋事等，这都令人头痛。唯一令人安慰的是，教有所成的欣喜。说句心里话，做一个老师，不图名，不图利，只愿自己的成绩得到肯定，学生有出息，才不使满腔热情付诸东流……

我不想埋怨，生活、事业、家庭……来到这个世界，给予我的已太多，太多了。虽然年轻气盛，难免有时嫉愤世事，任性娇蛮，但是从内心我感谢上苍，感谢父母、亲朋好友的理解和疼爱，使我不至于成为一位“无业游民”，使我终于找到自己在人生中的位置！对于我所拥有的，我非常珍惜；对于已失去的或不能得到的，我会以一种平静的心情来对待。能得到固然是好，不能拥有的，虽有遗憾，但也才是真正的追求。

走出“象牙塔”的我，在两年后的今天，又将面临着重新选择，继续留任中学，还是回小学。我同样茫然无措，无法把握方向，一切只能顺乎自然，我相信水到渠成的情景是美好的。

我热爱生活，相信生活会善待每个爱它的人的。

卢金苔

父亲的老爷车

父亲的老爷车是一辆双杠，加宽后架的凤凰牌自行车。这辆自行车已伴随着父亲度过三十多个春夏秋冬，一起走过年青岁月，共同步入老年时光。现在已是破旧不堪，但还是父亲得意的“坐骑”。因此，我们一家子称之为“老爷车”。

父亲的老爷车为父亲成家立业，养家糊口，实现年青的梦想立下汗马功劳。年青时，父亲是种磨菇的好手，因而带动村里很多人也种磨菇。那时，由于村里离磨菇收购站有好几十里的路程，因此，父亲除了担当村里种磨菇的义务技术员外，还义务承担卖菇的工作。父亲的自行车自然而然就成为重要的运输工具了。每次卖菇回来，父亲第一件事就是把钱分给村里人，第二件事就是端起水，拿起一块布，仔细地擦洗自行车。仔细地上润滑油，仔细地检查车况，就像是小心翼翼地呵护一个襁褓中的婴儿。至今回忆起来，才知道原来父亲是多么地珍惜他的自行车啊！

小时候最快乐的事情莫过于等待帮父亲推自行车和学骑父亲的自行车了。那时，我们一家子居住在一个较偏僻的小山村里，每次生产队分粮食都是父亲用自行车载回来的。由于路窄又陡，所以父亲总是吩咐我们姐弟几个要到山下等待帮忙推车。每当夕阳下山时，便是父亲运粮食回来的时候，于是，我们总是提前下山，等待父亲车子的到来。每当父亲的车子出现时，看着父亲骑车时的飒爽英姿，特别是车后还驮着这么一大袋粮

食，总是觉得父亲是天底下最能干、最神气的人，总是幻想有一天，能和父亲一样，神气地骑着自行车，载上行李，奔向远方。

可能是为了更快地实现理想吧，每次父亲骑车回来，趁着父亲还没有整理好车子，我经常缠着父亲，一同拉着自行车，到小学里那个不大的操场上练习骑车。无奈当时年纪太小，个头还不及车高，只能让父亲在车后架扶着，脚伸进车子的三角架里勉强地踏着，两三圈下来，父亲和我都是气喘吁吁的，人比车还累，但父子都是笑哈哈的，很是惬意。过足了车瘾之后，父亲总要载上我，在操场上转几圈。此中情形，现在还历历在目，那是我童年最快乐的时光了。

父亲很珍惜他的自行车，宁愿自己去帮别人拉东西，也不轻易借给别人。但是，我们姐弟几个，都是用父亲的自行车作为教练车，从而学会了骑车，学会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现在父亲老了，车子也老了，生活却好起来了。我们一家人经常劝说父亲扔掉他的老爷车换上轻便的摩托车。但是父亲总是不答应，按他的话说：我骑这车实在，安全又能锻炼身体，在街上随便放，不怕被人偷走，放心。

看来，这老爷车注定要陪伴父亲的一生了。

吕俊明

冬　韵

节令依次走过，冬裹着素洁衣裙款款而来，走过铺满落叶的小径。

怎么低头？寒霜已降过，冷雨已淫过，萧瑟似乎满目皆是，因此，每一步都脚下生情，都带着亲切。

这是冬的风韵。别说她苍白无情，单调乏味，如果肯放弃暖炉走向大地，你会看到冬表达的是一种纯净、圣洁。

也许你还惦记春的鲜活、夏的葱郁、秋的丰盈，其实，你别忘了，冬正开始以一种深沉、一种神韵、一种特有的潜质孕育一种生命的活力、一种青春的激情。

寒冬逼近，落叶树开始素描，虫子的琴弦已掸入冬眠的孤独中，荷的凄凄残枝却仍有“留得残荷听雨声”的意境。

这意境里，邻居阿牛把稻草堆满牛栏，他关心的是一生与他友好相处的牛的科学保暖，又让农具挤在门后倾听冬的寓言。然后，去看装满丰收的粮仓，听铜唢呐、摩托车唱响亲情。也在冬天安下心来喝烧酒，品尝秋天，血气方刚的夜话，簇拥着火焰。

只见那轮冷月，淡淡着墨，传过寒潮缕缕清渺的足音。

天空阴晦，同寒窗、冰凌在窗外共设时光的陷阱，许多花朵都躲闪开了，令相思成疾。

疲惫的田园正在接受数九寒天的洗礼，冬耕冬种冬管的农民仍在田头默默劳作：种小麦、种油菜，将新的希望交予明年

丰收。

冷酷无情的冬放射出股股寒流和阵阵刺骨的北风，笼罩着整个世界，让人全身发抖。

夜里，有雨飘落，一滴一滴，是一串沉香木的念珠在封禅，难怪生机在梦中——

你弹去风尘，握紧岁月的沧桑，向前走，迎着小雪大雪，不惧小寒大寒，向前走。

不必埋怨，不必诅咒，更不必惧怕寒冷，雪莱诗人不是说：“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是的。冬天并非有意与世界作对，刁难我们，它正悄悄地积聚光和热，酝酿一个全新的、更加生机勃勃的，普天下人都喜爱的春天。

它犹如人生的老年，人生的春、夏、秋三季的乐章写得壮丽也好，黯然也罢，应在此点燃火炬，传递给下一代。

既然如此，那么，我们应该把握住冬之雪，腊之梅，去迎接阳光明媚、百花吐艳、前程似锦的春天。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庄俊青

咀嚼宁静

西窗剪影时，落坐桌前，点燃香烟，于烟蒂明暗间，与孤独为伴。

心底隐隐浮现出莫名的伤感，渐渐堆满心头。自知这种小女人般的多愁善感是平日自己最排斥的，此时此刻却无缘无故地把这种最排斥的东西，看成一颗流星划起那美丽的弧，无时无刻都好象有一种声音从冷漠的四壁发出，恳求多留片刻。常常为自己外表刚强而内心脆弱的反差，不得不在自嘲的笑容中深深自恕。

身为一个男人，因有着细腻的情感，故而常被世间的悲欢离合而感动得泪水满面。如果说真情与爱组成了女人永远的世界，那么坚强与真情便组成了男人永远的世界。面对现实的人生，自己是什么模样，一直在镜中难以定格……只感受到因为真情，我们对生命充满热爱；因为真情，我们无怨无悔地操劳。幸福快乐时我们一度感谢命运对自己的垂青，挽一缕霞光，唱一曲欢歌，构思着如何回报命运。更多的时候，由于世俗有太多的痛苦与挫折，使我们由于长久的思索与忍耐，使我们的心灵日渐麻木，往往忽略了留出一角空间作为自己精神的禅床。

一个人独自踯躅而行，忽而感触，只有这双脚和这颗高昂的头，才是苦之旅的主宰。望着前方那迷惘的人生路，更觉得自己是自己的人，这种寂寞的跋涉，是一种独特的磨砺，只有在这种磨砺中才会由无知而渐变成熟。很多时候，总是挺着胸

膛独自一人赶路，自认为向人们展示的不是美丽的容颜和优美的身段，而是一颗年轻而善良的心、丰硕而伟大的思想。

夜色宁静，独处便是这夜空中的一弯弦月，把似水柔情的清光撒满人间。

许晓莹

父亲与海

家乡有一片湛蓝的大海，潮起潮落，汹涌澎湃。

父亲很喜欢海，我也是。父亲经常对我们讲起他 12 岁时从家乡的海游到金门岛的事，尽管他已讲过多次，但每一次我仍听得津津有味，因为，讲这件事时，父亲的眼睛顿时湛蓝起来，如海的魂魄。父亲高中毕业后，开始跑船，在浩瀚的大海上，父亲是一个出色的掌舵者。他常说这辈子怕是和海结下了不解的情缘。

父亲常用海的博大教育我们，父亲也一直博大如海，坚韧如山。所以当听到父亲病倒的消息时，我是无论如何也不相信的。但病魔确实向父亲伸出了手。强壮的父亲变得骨瘦如柴，他不再讲那些他引以为豪的事，也不再用那双曾经厚实的双手抚摸我们的头，只是，他凹陷的双眼依旧湛蓝湛蓝的深邃如海。

我是坐在父亲的病床上看着父亲闭上双眼的。没有顾及几度昏厥的母亲和惊吓过度的弟弟，我只是狠狠地瞪着双眼，站在阳台上远望波光粼粼的大海。忽然觉得，海风其实冷得刺骨，生命原来如此脆弱。

直至父亲躺在那深深的黄土里，我才蓦然惊觉父亲真的走了。从此天涯相隔，于是再也止不住泪水。父亲安息的地方靠海，那是父亲临走前要求的。

如今，家乡的海依旧潮起潮落。我经常到海边去走走，因为我知道，父亲一定也在看海。他从没有离我们而去，他就像眼前这片湛蓝的海。

李天晓

生命的季节

品着浓茶，聆听新世纪的钟声，这夜很长，也很静。

一种格外空旷飘逸的心情令我怡然无限。窗外寒风冷雨，挥洒飘零，屋内暖墙热壁，春意融融。此时又多了一种生命与季节的共鸣。顿感寒风凛冽，冷雨清凉，尽管风中有落叶，雨中有泥泞，但风后必是平静，雨后必是晴空。

当清晨的阳光穿过纱窗，把我从梦中唤醒的时候，我觉得这又是一个不眠夜。只有灵魂和躯体全依附在松软的床垫上。睁开惺松的双眼，我跃身起床，在伸腰展臂的同时，发现父亲已醒来，站在门前注视着我，等候着我。父亲的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怜爱，神情中掩饰着一种关怀。我不敢与父亲的双目对视，害怕心里流出的泪水冲散了岁月聚合的情结。父亲轻轻对我说：今天是你三十二岁的头一天，人到这个年纪，要懂得保养身体，学会照顾自己，身体好了才是你的福气。那天早晨，父亲亲自为我买来了我平时最爱吃的肉包和汤。面对饭桌上的早餐，我一阵狼吞虎咽。父亲看着我笑了，那样慈祥，而我却很难为情。这时我再次发现父亲头上的白发，额上的皱纹，这次的发现撞击着我的灵魂，我既愧疚，又不安。如今，不应该让父亲为我而操心，应为老人减少一些负重，增添一份孝敬。因为，我们是父亲的儿女，也是生命季节的儿女，在历史面前永远是孩子。

于是，我看到了自己的弱点，也懂得了人类的欠缺。人生是道难解的方程，生活是一场情感的游戏。有时，我在镜子面

前也发现自己不再年轻，感到疲惫和苍老，可又觉得岁月的更迭和季节的轻换无不演绎着生命的兴衰。在季节面前，我们只能默记由深到浅的脚印，在父亲面前，我们只能感到体贴和关心。

审视自己走过的路程，梳理岁月湮没的思绪，自然又会明白许多关于季节的道理。然后，以一种安慰和一种微笑回报每一个生命的季节。

又是一个新的时代，新的季节，我们应该如何？不但要拥有季节，还要拥抱人生，不但要拥有生活，更要拥有真情。每当走过一个生活的季节、回望父亲的时候，重新咀嚼朴素而自然、生动而热烈的生活，就会少些懊悔，少些失落，多些健康和快乐。只有季节生命的磊落，才会出现季节人生的花季。

李冬青

马江烟雨

有一天，我忽然发现烟雨中的马江如此清丽，另有一番韵味。

飘飘洒洒的雨丝，织成了巨大的网状珠链披肩，从半空垂撒而下，笼罩得马江更是透出万般飘逸和神秘。远看，大佰岛就像一位若隐若现的丽人，与江中帆点，在横斜的风雨中匆匆赶潮，额发上滴落着晶莹如珍珠般的雨丝，满身散发出一种似香非香如醉梦中的烟幻。

就在这时，几片聚汇一起的雨云，如握在手中的抹布，伸到江心波涛浪尖与帆点岛屿之间，飞快地抹拭着马江上空残留的尘埃和躁烦，这里那里，任何人的手触及不到或是不愿顾及的地方都一拭而过。不上一刻钟，马江都被抹拭过了。一时，天空晴朗了，太阳特别耀眼。江畔海滨新城、渔民别墅、工贸新区的群楼更是光洁柔润，就像刚梳过理过的一群丽人。江中轻轻飘荡的货轮和闪闪烁烁的帆点，就像刚吸足乳汁的一群婴儿，在温馨的母亲怀里甜甜地进入科幻般的梦乡。与金门岛相呼应的大佰岛，再度展示海市蜃楼的美妙奇观，就像刚抹掉灰尘放在蓝绸布上的明珠，向世人显示那开放开发的价值。太美了，一切都太美了，但愿这美永驻马江……

也许，又只是闪过一刻钟，刚刚扬长飘去的雨云又像一群狂乱的野马从四面八方奔涌而来。人们常说的马江，也许真有“五马朝江”，江中五匹骏马容易发情发狂发热，脱缰的马儿更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